

● 昂山素枝与佛教 —— 南洋网



学习禅坐的缅甸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昂山素枝对佛法有何理解？她是一神教徒还是佛教徒？她是传统保守的佛教徒还是参与社会的佛教徒？她如何诠释佛教与人权，民主、政治等关系？本期《登彼岸》尝试为你解读昂山素枝与她所认知的佛法……。

阅读了日前开普法师刊于《登彼岸》的专栏文章：《学习禅坐的昂山素枝》，心里浮现了不少对于佛教徒民主素养的疑问。开普法师在文章提到某位法师说昂山素枝其实是西方一神教徒，学禅坐只是为了争取佛教徒的支持，该法师还说，如果有一天昂山素枝上台，缅甸佛教徒可能会更惨。为了厘清这段话的真实性，我曾尽量去找资料。以下是我对文章中该位法师迟来的回应。

要全面地研究缅甸佛教不容易。第一是资料缺乏，英文的还有些，中文的则更少。第二是所得到的中文资料如佛书已被有意无意地被“去政治化”。这不是说没有政治立场，而是政治立场是预设的、隐性的，就像性的议题那么“去性化”。这篇文章主要是从昂山素枝本身所写的两本英文书《Freedom From Fear》（免于恐惧的自由）和《Letters From Burma》（从缅甸来的书信）来看她与佛教的关系。

她是一神教徒还是佛教徒？

从各种资料以及她本身的著作来看，可以肯定地说昂山素枝不是西方一神教徒，而是佛教徒。

判断佛教徒的标准是什么？我认为只要认同佛法僧三宝、五戒、四圣谛与八正道并活出它的精神就是佛教徒。她的父母是佛教徒，她与她的兄弟都是在佛教的熏陶下成长。家里有供斋奉佛像，并有念佛、礼佛与禅坐。

参与社会的佛教徒

昂山素枝是个怎么样的佛教徒？她不是个传统保守的佛教徒，只专注于念佛或禅坐或作慈善福利工作。她属于英文所说的“Socially Engaged Buddhist”（参与社会的佛教徒）。这名词因一行禅师的反战运动而被普及化。

中文对于这个名词还没有一个很好的、稳定的翻译。该名词所指的不只是救济福利工

作，更是包涵社会批判与社会改革的意义。同时，社会改革与个人的心灵改革的关系甚为密切。在不同的程度上，他（她）们是佛教的知识份子。传统的五戒或八戒已被基本地修正，例如“不杀生”涵盖反战与反军事主义，“不偷盗”否定剥削性的经济制度，“不打妄语”变为向掌权者说真话。

美国的 Kenneth Kraft 在《The Wheel of Engaged Buddhism》如此写道：传统的佛教是以心理的或心灵的语言来分析苦。而当代的佛教思想者则认为社会条件与政治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苦，不是加剧它，就是减轻它。原始佛教所强调的力量——欲望、贪、嗔、痴——不只要在个人层次上，更要在社会与政治上处理。’换句话说，佛教徒不只要面对自己内心的贪、嗔、痴，更要面对被机构化了的或被制度化了的贪、嗔、痴。

争取佛教徒的支持

该位法师在文章里有提到：昂山素枝学禅坐只是为了争取佛教徒的支持……，她有这个必要吗？在 1988 年 8 月 8 日的抗议风暴里，众多设有武装的示威者包括小 孩童与佛教僧侣被杀害，昂山素枝向国际社会求救，这也是要“争取佛教徒的支持”吗？还是在实践佛教第一戒“不杀生”（包括阻止他人杀生）的非暴力精神？

禅修与政权

在《Letters From Burma》（从缅甸来的书信）这本书里，她如此写道：……就像和我的许多佛友一般，我决定利用被监禁的时间来学习禅修，以便放在有益的用途上。这不是个简单的过程。我没有导师……我想我已放弃了如果不是一位著名佛教老师的劝告说，不管自己喜欢不喜欢，你应该为了自己的好而去做……因此，我咬紧牙根，坚持下去……过后，我的丈夫给我一本 Upandita 长老所著的书《在此一生：佛陀的解脱教义》。小心地阅读这本书，我学会如何克服禅修的困难并从中获得益处……

昂山素枝学禅坐的动机很单纯，只是想好好地利用时间，而不是为了什么夺取政权而禅修。

禅修与政治

昂山素枝所修的禅法是属于缅甸禅师马哈希这一派的，而 Upandita 长老则是马哈希大弟子之一。

1996 年 1 月 7 日的《纽约时报杂志》有以下访问：

一位访问者问：“告诉我们政治与禅修的分别！”

昂山素枝答道：“呵，如果你在静坐时而有有一只蚊子飞来叮你，你必须作如此观想，‘叮……叮……叮。’你觉知那只蚊子在叮你，你却继续坐在那里动也不动一下。……但是政治不是这样的。我们尽一切努力不去伤害别人以及不去制造憎恨的情绪。但是如果有人做些 我们的代表民主运动的政党所不能接受的事情，我们不可以坐在那边说：他们正在做……他们正在做……他们正在做……，我们要做些事情。”

这使我想起一则心灵比喻：如果有一个小孩子将要跌进水井里，你跑去用手救他，你是个品行高尚的人；如果你不去救他，只用口教别人去救，你是过得去的人，不好也不坏；如果你只坐在那里祈祷，希望那个孩子不要掉下去，你是个懦弱的人。

“做些事情”多少要有胆识与智慧，尤其是在当今的缅甸。昂山素枝与不少的佛教僧侣亦为了有尊严的存在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心灵危机

La Trobe 大学的 Joseph A. Camilleri 认为：现代缅甸的种族与宗教冲突是由专政政权所制造的未解决的政治冲突的后果……，而中国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的宋立道同样地认为：一般说来，缅甸的宗教问题与种族问题搅在一起，实质上是政治问题。

日前《南洋商报》报导——“传数百掸族妇女遭强暴，昂山素枝深表关注”——只是反映出政治问题的冰山一角。如果把政治问题看成是宗教冲突问题，那么对方的宗教就是假想敌人。如此的想法会制造更多不必要的纷争。

政治冲突的背后往往隐藏着深刻的心灵危机。愈是用暴力去维持政权，心灵危机愈是恶化。这危机来自于恐惧。唯有正视内心的恐惧，始能免除它的诅咒。

昂山素枝的名言是“不是权力使人腐化，而是恐惧。失去权力的恐惧腐化掌权者，而对于权力杀伤力的恐惧则腐化屈服于它的人……恐惧窒息并慢慢地消灭所有识辨对与错的能力，它往往是其他三种腐蚀（贪、嗔、痴）的根源。”恐惧扭曲了生命，恐惧扭曲了展现中的佛性。

佛教与人权

斯里兰卡的 L. P. N. Perera 在《佛教与人权》写道：……如果人人都可成佛，还有什么比这个在尊严与权利之上有更大的平等？’这显示了佛性与权利的密切关系。

挪威诺贝尔委员会主席，在颁发诺贝尔和平奖给昂山素枝（缺席）致词时说：在最基本

的形式上，人权的概念不只是西方的概念，它亦是与所有主要文化共通的……，他同时亦引述昂山素枝的话：“没有正义，就没有稳定的和平……要给予人民和平与安定的荫凉，统治者则必须遵循佛陀的教义。这些教义的核心是真理、正义与慈悲的思想。”

经济上的贫困往往被看起是“888”抗议风暴的起因。然而昂山素枝认为不只是生活上极大的困苦，更是“被贪污与恐惧所扭曲的生命活的羞耻”是促成因素。失去了人权，亦失去了尊严。佛陀从来没有告诉人们应该接受耻辱的存在。佛教的临终关怀是关怀临终者的尊严，佛教亦应该关怀人活着的尊严。

佛教与民主

宋立道在《神圣与世俗》如此写道：无论从理论和历史实践上看，南传佛教一直在竭力发展同国家政治的内在关系，其途径便是通过巴利文经典和众多的本生故事对于法王的观念加以说明，以不同的方式来阐述正义统治的伦理！《长阿含经》的《转轮圣王狮子吼经》就是通过神话来阐述善法与宝轮及正义统治者的同一关系。

昂山素枝在《Freedom From Fear》(免于恐惧的自由)则写道：国王的第十个责任的与民意非对抗往往被挑选出来作为佛教对于民主的认同……国王的与民意非对抗责任是对于政府合法性的一种提醒；它是建立在人民的同意之下。如果对于统治者的能力失去信心，人民可以收回这授权……。她将原始佛教朴素的并带有永恒价值的国家政治观念与现代的民主理论与实践糅合起来而成为有生命力的思想。

一点反思

一些佛教的僧侣可能是受到经典与训练的制约而与现实生活脱节了。诚如泰国的 Sulak Sivaraksa 所说：现代的社会已经复杂到传统的佛教不知道如何去回应它。……曼谷已经变得像纽约或芝加哥，但是法师们却察觉不到。他们以为它只不过是一个大的泰国村庄……。

当传统的佛教自我封闭、自我设限，或在原地上踏步，避开了佛性与人活着的尊严的问题不涉猎时，传统佛教亦失去了一个学习的契机。当回应挑战的能力萎缩时，佛教的文明亦跟着凋零。

没有心灵改革的社会改革，那只是把牛粪从下面搬到上面，从上面搬到下面而已。而没有社会改革的心灵改革，那慈悲是跛脚鸭的。

昂山素枝记事档案

- ★1945 年，缅甸仰光出生。
- ★1947 年，身为缅甸独立运动领袖的父亲昂山在仰光遇刺身亡。
- ★1960 年，母亲以外交官身分出使印度，昂山素枝随母赴印，并在德里大学就读。
- ★1967 年，在英国牛津大学取得政治、经济和哲学学位。
- ★1969 年，于纽约联合国秘书处工作。
- ★1972 年，迁回牛津，并与英国的西藏专家阿里斯(Michael Aris)结婚，育有两子，继续她的学术工作，还到过日本京都大学及新德里高等学院担任客席学者。
- ★1988 年，母亲中风病危，昂山素枝告别丈夫儿子，只身返回缅甸。适逢改革浪潮，她参与其中。
- ★1989 年，遭军方以“危害国家”罪名软禁家中。
- ★1991 年 10 月，获颁诺贝尔和平奖，由儿子代领。
- ★1995 年 7 月 10 日，被软禁 6 年后获释，但活动范围仅限于首都。
- ★1999 年，丈夫在英国病重，军政府批准她前往探望，但她担心自己一旦离开缅甸，就不能重踏故土，强忍两个儿子多番的催促，坚持不去英国，因此最终无法见丈夫最后一面。
- ★2000 年 8 月，不顾军政府禁令，率领十多名支持者离开仰光前往一偏远地区出席全国民民主联盟会议，遭军警阻截，在对峙 3 天后再遭软禁，但与军政府展开谈判。
- ★2002 年 5 月 6 日，遭软禁 19 个月后，重获自由。

令人腐败的不是权力，而是恐惧，因为恐惧失去权力，使到掌权者心力腐败；因为恐惧于权力的威迫，使到受权力压迫的人腐败。——昂山素枝

《转摘自 南洋网 佛学版》